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

SAN FRANCISCO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ALUMNI DAY
NOVEMBER 21, 1992
PROGRAM BOOK

自英國戴夫訪華一跌之後，香港回歸中國已成事實，港人嗷嗷鬼叫，話被英國鐵婆娘賣了豬仔，鐵婆娘睇你都傻，說香港只不過是英國的養子，而今長大成人，理應回歸給生母云云。養子也好，親子也好，一律當野仔看待，英政府更立即宣佈更改國籍法，除阿又外所有香港人不得領取英國本土護照，八四年後出世之港人不算是英籍。港府順應民情，辦設了一個自由港自由講之節目，於是你有你講，假有佢講，講就日日任你講，中國就一定要收回香港，正當港人立立亂亂之際，上海一黨國元老話：「有人叫你班契細佬留嚟香港，俾弗哥滿意，可以隨便跑哥開」。於是港人急急有如喪家之犬，紛紛向外移民，尋求紅綠難眼之庇護。更有甚者，連做南美鬼都制。一時之間，大英殖民地變成國際人民集中營，除美，加，澳，紐等地方計有巴拉圭，烏拉圭，多明尼加，智利，西班牙，葡萄牙，星加坡。多謝老共，阿肥自跟蛇王辛辛地理到今從來不知道這世界上有一個叫做東加王國呢國家，藉此移民潮學識了不少國家名，蛇王如在，相信都唔使阿肥補考喇！有一友人花了一萬美元買咗個東加王國護照，申請到海外旅遊時幾乎要搽黑塊面，蓋各國領事話東加王國的人一個個都係炭咁嘅色，點解近來王國人民啲膚色淡在咁多？阿又話養，中間實係多多有詐話。

以前如在街上相遇，除了第一句問候今番堂好嗎之外跟着就實係問幾時打番四圍呀？於今卻改為：「攞Q掂移民未？」一日，在街上遇到校友 CAMEL，劈頭第一句就問：「幾時走X」？阿肥首先回敬一句擔挑之下半，跟着答曰：「細佬望祖國收回香港已經望到頸長，點會走咁老親」。何解？尤記十幾廿年前香港未有廉記之時，辦任何事情都方便快捷，有牌揸車咩？得，個袋袋住隻牛仔（最好係穿特麗鋼襪衫，一眼就見到隻牛呢），在街上橫衝直撞，視交通燈如無物，遇有查牌，半隻牛攞話，講價有減，學神去考車牌時，任你技術超過超人，泊位一定差幾呎，好易啫！補幾呎水又合格，老肥本業建築，入圍則等工務局批准，最多三四日就發開工紙，驗樓就更輕鬆，每單位一千元，有一次趕住交樓，由天台至地下之雨水渠仍未裝妥，苦思無策，驗渠之日，人急智生，蓋驗渠乃要從天台吸水渠之入口焗煙，待地下之出口有煙噴出即屬妥善。斯時也，一夥計在天台焗煙，一夥計在地下狂吸香煙，遂望下去，濃煙密佈，水渠通過通脹，想唔 PASS 都難。當然，水助煙勢，煙助水急，水愈多，煙愈濃，不聽話。至於救火英雄，有水放水，有水有水，再唔識做則行油渣之水泵入錯火水之故事毋庸多說，人盡皆知矣。

還記得老肥約十七，八歲之時，大角咀之木廠大火，聞訊趕赴現場，守路口的花腰不准入內，心頭火起，演了一幕肥人大戰黃衫黨，去到綠衣館，一條紅衫魚有事，事後計數，一率約值十元，至於問候今番堂，阿翁等精彩名詞及交叉，Y，Z等响音字，送嘍，不另收費，佢話係唔係低到爛。

各位同志，香港之所以有今日之繁榮昌盛，全靠港人辦事快捷，凡事識做，慳回不少時間。好景不常，自從設立了廉政公署之後，大眾市民，稍有不平，動輒往投訴，攞到整個社會風聲鶴唳，樣樣執正嚟做，費時失事，阻住地球轉，有啖好食。但九七回歸祖國後，由大不列「癩」所遺留之乜嘢物署，祖國一律不予認同，按本字辦事，有水過水之風比之昔日香港有過之而無不及。尤以那班高幹子弟，後起之秀，青出于藍，開放政策行了數年，個個腦滿腸肥，這班國家未來主人翁，對國家之經濟繁榮起了一定之作用。更有甚者，坐名車坐到生厭，竟然連香港政務司的座駕都剽理，在廣州行來行去，仍然高掛“CS”車牌，威風十足，港府無奈之何？想想幾年後，阿肥可以在港隨手一指，呢一掙架！咁就手到拿來。平，靚，正，車牌獨有一個“FEI”字，過癮未？為此，阿肥對九七後之香港心存美麗憧憬，極興手腳，等待美好時光來臨，重溫舊夢，那時呼風喚雨，如果馬仔生性的話，整番個“九龍龐長”通通官癩，光宗耀祖，傲視同儕，識到話，不出一年便可本利全收。美女就共差，阿婆就下放去新疆種哈密瓜，予取予攜。（一上任就立即取消暹羅航空之着陸權，理由見拙作老肥遊記）。前景一片明朗，又有愛國之名，試問點捨得走人呢？

早年認識了馬來西亞駐北京之大使，酒逢知己千杯少，相敬之下，發覺大家都是同道中人，提議阿肥應該多回祖國攞攞關係，探聽一下如何運「水」之道，利之所在，乃赴北京一行。航機途停天津半小時，機場有飯館招待，再登機後，發覺少了一位乘客。空姐循例問問有沒有人見過那君，跟着就叫機長開機，心中暗讚：「中國果然進步，片刻光陰也不肯浪費」，那位仁兄的行李仍在機上，可憐機場走失客，從此天望夢裡人。抵達北京時，馬拉大使已在下機處等候，遞過了一張使館人員通行證，解放軍同志向阿肥望望，便直通無阻。登車後重慶，馬拉旗一扯，威過紅藍色族，守軍一見，吹響口哨，行人爭相迴避，觀此情景，更雄心萬丈，原來與滿清國號不同，媚洋之風則無異，他日只要請一洋鬼子任職公司，與祖國通商便無往而不利焉！

既然九七後港中是一家，想像中一定與花旗一樣，可以駕車穿州過省，為方便起見，乃與回國考取駕駛執照之念。友人告以牌最好是在中山，於是擇定良辰吉日，大清早乘船前往。一路上中山碼頭便見有一大橫額，斗大的字寫着：「代港澳同胞辦理考車牌一切手續」。入內查問究竟，唯！收費明確價實，各類駕駛執照分門別類標明價目，私家車六百，貨車千二……，另要加送口煙一條，無須諳駕駛技術，只要開車前切記鳴號三聲表示即將開動車輛便合格，筆試有答卷照抄，唔識字者有人代勞，費用十皮，總而言之，只要過水一切繁複手續變成簡單快捷。由學車至考牌需時約兩句鐘全部妥當，慳時，慳力，見微知著，由此可見祖國辦事效能極高，無其他國家可以媲美。雖然大陸交通失事無日無之，但以人口比例來計，正如廿三郎於六四後所說，死好少人啫！

講到醫學，祖國於短短數年間便已超越英美，移植器官之技術驚世駭俗，所有要換心換腎之病人，有錢者一律不用輪候，原因是中國人個個義氣深重，尤其那些單獨往內地旅行者，往往將心，肝，脾，肺，腎一齊捐出(是否自願就不得而知)，現割現裝，新鮮熱辣，新聞常有報道謂有外地單獨旅行國內者遇害，屍首不全，缺心缺腎，相信是中國受保護之老虎，豺狼眾多，為禍人間而已。更有全球獨有之氣功治病，隔牆運功放氣，連愛滋病都話醫得好，連論癌症等疥癩之疾。老肥甚多老友有難言之疾，全無人生樂趣，卻不知那些氣功大師之流能否隔地發功，化腐朽為神奇，起死回生，毋須學影子督爺「南叔」整日呻吟謂：「終日尋春不見春」矣！

現今世界上所謂民主國家，為了人權耗費大量金錢，每一犯法者未被定罪之前都假設其無罪，婦人之仁，又要配給辨護律師等等，諸多做作，案審曠日持久，尤其香港，學效英國，死刑名存實亡，浪費公款去養一班囚徒，祖國就先進得多，採取三快，即快捕，快審，快決。快決一詞可圓可點，可以解成快速決定，亦可以解成快速槍決，隨當政者的意見去演譯，可殺可不殺，殺！全國劃一標準，法官不用翻查案例，犯事者一律判以死刑，省時，省錢之餘亦證明照民意願辦事。六四後因罪犯眾多，為加速審案步伐，凡為民運份子辨護之律師，若於庭上說當事人無罪者於事後立遭出賣及除牌處分，理由是維護反革命份子。從此之後，律師變成權杖戲主角，出庭時例必先指一指當事人：「像你此等罪人，辜負了國家栽培，忘記了黨的恩情，死有餘辜；本不應為你辯護，但國家指派下，不得不勉為其難...」，到了結案陳詞時又指一指犯人：「當事人罪有應得，任從法官同志發落」。情況有如香港地下鐵路廣告：方便，快捷，好呀。

香港經濟特色乃是凡物皆炒，地皮，樓宇，黃金，股票之外，外幣可以炒，出口配額可以炒，原料可以炒，總之就係無炒不歡。中國深圳當局為求九七後兩地融和，特設一個股票市場，對外開放，歡迎港人投資。上市股票共五十隻，只有三隻有成交。中國元老“GENERAL TANG”鄧普通”(此名取得甚佳，國民黨有 GENERAL CHIANG，共產黨有 GENERAL TANG，好，好，非常好！)謂深圳之股票太冷清清了，應該把它攪活攪活。此語一出，愛國之士紛紛爭先恐後入貨，數天之內，股價連升數百個價位，由一元升至八十餘元。形勢不是小好，是大好。好夢未完，不知是否太子黨入貨不及，鄧普通忽然又話：「深圳股票起得太不像話了，應整頓整頓」。嘿！嘿！股價如缺江河，一瀉千里，向下調整至兩，三毫。愛國之士變成烈士。一老友來哭訴謂中國簡直離晒大譜，普通人一句話便可令人傾家蕩產，如有一天，鄧老過老之之時，櫥閣閉，話唔定講句：「香港人他媽的太高了」。那時就大過大笨象，港人全部要改換幾寸，改頭沒了吃飯傢伙，改腳又唔跳得舞，都唔知如何收科。慰之曰：「民主之風，祖國實冠於全球，普通人一些意見，當政者立即加以重視，有賭未為輸，以後如見普通人游泳於北戴河上，則證明他老人家心情大好，立即入貨，實有新獲」。友人聞之，吹噓碌眼，口啞四字真言而去。

中國的好處，學竹難書，世間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香港一月繁華，大好河山，尤其九七後，實行一國兩制，你唔制祖國制，你制祖國唔制，到其時唔駁問阿貴，一亂亂過亂世，十分遏制，無人閉翳，國家養過世，移民乃盡仔。

好夢由來最易醒，蘇聯之「我怕着祿」與「熱刷伸」將共產黨數日之間攪到散過散翅，使到香港的幻想民主一族以為有機可乘，華，柱二叔大放厥詞，又話民主拒共，又話特區首先要由港人自選，正一痴人說夢，尤其華叔，每有大節日，例必披麻帶孝，站於新華社門前，痛哭流涕，如喪考妣，左手標旗，右手哭喪棒，如加方天畫戟，則成個番生薛仁貴咁款矣。雖然，煙骨擋車，智者不為。然華叔派門人自以為是香港之救世主，譁眾取寵，志在揚名，藉民主之名而達私己之目的。英國外交素來以陰險毒辣著名，看準形勢，便利用這班人來大打政治牌，先攪個離市區遠遠足之機場，再攪個議員直選，意猶未足，居然整份名單給督爺話督爺欽定議員時最好照單執蕪，以免立法局中有反對派云云，兄弟，咁直情係迫宮，攬民主專政，公開反革命，反人民政府，人哋好難講，曾有報道謂香港十個人中就有一個黏黏地，話唔定有朝神起上來夾埋華叔，動叔等反動派又攬罷工，罷市，罷課等事就大劑，影響市況事小，引起祖國誤會事大，一聲令下，六四事件重演，兵臨香江，中環大擺坦克陣，到那時才走人可能耍拳機引起至國有誤會，愈想愈心寒，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幺弁，一於學早老早唱句，你唔走我走，實行移民花旗。正是：鄧，楊，江，李，只配學腰軟花影，內外望龍城，數多餘人物，盡在今朝，請佢地吃蕉，半截擔挑，任你江山如何多嬌，阿肥與義弟日日去釣。

辦中文學校的經驗談

李威漢

從檔案文件裡找到十多年前為灣區中文學校聯會的通訊寫的一篇短文。現在重新閱讀，尚感覺那時的觀點可作較年青的同學們作參考。

七五年秋天，大女兒開課第一個星期五，內子告訴我說在SUNNYVALE有一間學校，名叫WEST VALLEY CHINESE LANGUAGE SCHOOL(西谷華文學校)。她想帶大女兒去註冊上課學些中文。當時我覺得每星期去學習中文和去上鋼琴課一樣，做母親的每週循例送孩子去便成了，用不著來麻煩做父親的我。但開始後，我不時都送女兒去上課，間中留在圖書館看書，或和別的家長閒談。有一次在家長會裡我多口問了當任校長有關學校經費的問題，而被列上了名單。到學期終結時，在沒有家長願當副校長下，而被拉了當差。結果前後替西谷華文學校服務了六年。其中兩年任為校長，三年當老師。

辦中文學校有點像在中學時或大學時辦組織一樣。大部份成員都不顯出來帶頭做事。即使有人攬了大旗，其他成員都不會是一部份之一百去和辦事人合作的。在中學時的同學不少是這樣的，大學時的中國同學也不乏如是，現在這批同學出來了社會工作，有了家庭，子女，仍是一樣不改。這是我經驗裡中國人的特點。

當我任副校長時，學校有八十到一百位學生。那時期學校在行政上有三個困難：

(一) 學費不足以維持經費。這困難本應很容易解決。加點學費便成了。但那時候有另一中文學校在BLACKFORD，因這學校是由另一組織支持，每學期學費只收三、四元。而西谷學費每學期已是十六元。如再加學費，恐怕部份家長會轉去參加BLACKFORD的學校。在這種情況之下，校董會只好去找些熱心的家長來籌款以補不足之數。約每兩年便要籌一次款。

(註：那是1975年的DOLLAR，據聞學費現在每學期約一百元)

(二) 學校的EDUCATION CHAIRMAN只負責找教師和教材，教師各自為政。校董會很少注意到教學的水準和學生的進展。

(三) 校董會和家長沒有一共同去了解去立下教學目標。間中家長抗議學生太多功課，或太少功課。或者教師不用中國話教，或不用英文去教。或者教師不善重考試等等。

當我任副校長時，從當校長的ANDY LEON處了解到為甚麼這些問題不易處理。很多家長認為中文學校除了教導下一代中國語文及文化外，亦是他們的社交團體。學校活動也要符合到他們的需求。從創校到而今，家長們在孩子沒有參加學校前已多是朋友。學校間接成了他們聚會處。這年西谷加開了饅飴班，留在校等孩子放學的父母更多了。因這種成人班，引致學生人數增加，而財務也稍穩定。過往第二學期學生人數會減少，因有些學生因追不上功課，加上父母對中文學校失去興趣而退出學校。可是這年學生人數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

翌年，我當了校長。西谷學費增加到每學期廿元。因為過去一年的成就，學生人數達到一百廿人，第二學期學生增到一百四十人。這學期初，我給教師們一目標，學年裡和教師們討論教程兩次。這學年西谷加開了幼童班(廣東話)，教唱遊。幼童們的家長輪著帶點心給小孩們在小息時吃。開始後已相當成功。另外的改良是維持每班人數不超於十四人，因為在十三提案前，課室的使用是免費的。十二人一班已足夠給教師的酬勞。班裡人數少，教師教學易，而學生也因而受益。

七八至七九年度西谷因校長辭職，而要求我多任一年校長。這年剛十三提案通過ORTEGA SCHOOL不願將教室租與西谷。西谷因而遷往ELLIS SCHOOL。可能地址適中，學生人數達到一百六十人之多。遷校後問題也增加。因ELLIS SCHOOL是小學，課室內多裝飾，桌上又有學生作業。日間教師不時投訴說西谷學生破壞了東西。董事會花了不少時間去應付這些問題。加上一年三千元的租金，每班學生人數便要增加。加上沒有多餘教室去辦成人班，學校和家長們的接觸因而減少。這是西谷目前和將來的一個顧慮。

近年來在美國很多大城市都辦有中文學校。辦學人事也很認真。很多人便覺得目前的教學方法有改善之必要。伍晨思在本刊第一期已詳細指出需要改善之要點。以我個人經驗來說，這些不過是辦學的技術問題而已。目前中文學校最缺乏的是一個辦學的目標。當然基本的目標是教育下一代中國語文及文化傳統。但再深想一層，中文學校應尚有更重大的任務。如果單以教授中國語文而言，從我們的第二代眼光來看，在美國的社會有這語言的需要嗎？而且他們看到第一代移民的父母，在生活 and 語言上都已美化了。甚至中國傳統家庭觀念也變了。假如我們了解到這些變更，也許我們可以明白為甚麼我們的兒女覺得去中文學校是一苦差。其次，目前替中文學校工作的家長，多是第一代移民。對他們來說，目前的教學水平很低。可是對第二、第三代移民，中文學校已適應到他們的需要。從這立場去了解舉辦中文學校的目的則較為容易。只要它能符合當地社團的需要，它已達到它的任務。

讓我在這裡提供一點我個人對辦中文學校的意見：

(一)中文學校是因適當地華裔居民而成立。目的是為社團服務和宣揚中國語文和文化傳統。因此不單學校可教育下一代，它更可是成人教育中心，年老的一輩也是它服務的對象。廣泛來說，它是華裔的一種公益組織。

(二)教授語文要有目標。學校應立下一教育水準。例如給六歲至七歲的第一班，在一年裡應學到一百個漢字和廿句對話。其它每年級都有不同的水準。這樣，不管用甚麼教材，每年學生的水平都會劃一，升級時也有連貫性。目標是當學生到十二歲時，可以學到一千至二千漢字和一般日常會話。教學方法不可以假設父母可以在家輔導。因父母可能也不識中國語文。

(三)文化教育不一定要用中國語。教育對象也不一定是孩子。這種課程也應為中學生或成人而設。

(四)家長應了解中文學校是一個共同合作(COOP)的組織。學校裡每個成員都有一責任去為學校工作和作經濟上的支持。家長們更應明白如他們願意和子女去參與學校各種活動和留心子女的作業，則他們的子女會覺得父母的關懷而增加他們對中文學校的興趣。報上不時提及美國社會裡父母和子女有代溝，中文學校的活動和教育可以增加我們父母和子女間的溝通。

總括來說，在美國中文學校的風氣有點近乎一種宗教的成份在內。參與的覺得它有很多得益的地方。和宗教一樣，這些信徒會極力去保留它和宣揚它。中文學校的信徒便是那些辦事人和一班熱心的家長。當然也有些覺得中文學校對他們子女是好的，但不值得花他們的時間去參與。不管怎樣，近年來中文學校的信徒越來越多了。只要辦學校的主事人不要將目標立得太高，他們不用擔心後繼無人。華裔參加社團工作的人為數不多，我希望通過中文學校這種組織，華裔美人可有機會去為社會公益服務，因而發揚中國人的文化精神。